

燃夢的火花

吳曉光

人到中年，早已過了做夢的年齡。整日踱步於廚房內，敲打著鍋碗瓢盆交響曲；穿梭於家和孩子們的學校間，嘮叨著婆婆媽媽的苦心言。著實成了坐井觀天的蛙類，哪裡還有什麼夢可言？「平平淡淡才是真」，成了每日生活的真實寫照。

舊夢擱淺

曾幾何時，少女的夢編制在課堂上的作文裡，雖文筆青澀，論題簡潔，卻也時常贏得老師的青睞和鼓勵，做以範文與同窗們分享，令我信心大增，希望有一天能成為舞文弄墨的「文人」。豈料礙於環境，「小胳膊擰不過大腿」，喜歡自由放飛的鳥無法生活在框框的牢籠中，報考學校時，遠拒新聞與中文於千里之外，加入了國際貿易行業，成了「商人」。「夢」也隨之東流而去。

直到有一天，踩到了天堂，忽覺心中有一股激情萌動，勢不可擋。天父的厚愛沖洗了我的靈魂，每日撞擊著我的心房，我實在無法沉默不講。可畢竟，那擱置多年的筆，早已佈滿灰塵，越加生澀，不知如何能派上用場。

「萌動的春心」不時地催促著心中那份渴望。拿起筆，又放下。詞彙的水庫早已乾涸，腦中一片空空蕩蕩……。

重新點燃

惠婉老師一場《美的漂泊，門外的困惑》，重燃了我那早已逝去的夢，「一顆石激起了千層浪」。「文學藝術為何還在信仰的門外漂泊」，對我來說，卻是「萌動的心為何還在筆外漂泊」。我第一次意識到筆的力量竟然如此之大！如胡適所語，

「一言可以興邦，一言可以喪邦。」它可以給人帶來世俗的腐朽，也可以向世人呈現天堂的美麗；它可以將人領向庸俗和腐敗，也可以導人至神聖和清潔。唯在於作者的一念之間。嚐過天恩滋味的人理應將所受之愛耕耘於世人的心田，可是，我這拙口笨舌、腹中字句羞澀之人，何以能挑起這樣的重擔？「誰造人的口呢？誰使人口啞、耳聾、目明、眼瞎呢？豈不是我耶和華嗎？」「不是依靠勢利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靠我的靈方能成事。」我竟然能被接納而成為一個神國的文字人。奇哉！每天經歷太多感人至深、扣人心弦的動人故事，要把他們都寫出來，且寫的精彩，對於我這個半路出家的人來說談何容易！常常是採訪時不知如何挖掘對方的個中寶藏，致使畫出的龍卻沒有眼睛。

調兵遣將

心中正思量何處可覓高師之時，深知我心的慈愛天父早已預備且調兵遣將，將我需要的課程擺在了面前。

蘇文安老師帶來的《你有故事我有筆》的採訪技巧令我頓悟，開了心竅。沒想到平時沉默寡言的蘇老師，講起課來卻是那般慷慨激昂、津津樂道，句句切中要害，幫我找到了畫「龍眼」之妙法；生動活潑的實地採訪，不僅演練了課堂上學到的技巧，也把同學們的心緊緊地連在一起，充分體會到團隊合作的美妙，更挖掘到被採訪之人的生命故事中的閃光點；催人淚下及滑稽可笑的影片欣賞，伴著老師的深入分析及同學們的熱烈討論，不禁眼界大開，從不同的角度體會精品的寫作技巧和令人

動情之處；湖邊漫步加深了同學間的了解和情誼，知道自己不是在單打獨鬥；不能忘懷的當然還有 Pepperdine 那風光旖旎、令人留戀忘返的天堂般的校園。

完全擺上

除此之外，最值得一提的是每天早晨的靜默靈修。放下世間一切的重擔和纏累，單單地來到這位造物主的面前，那「溫柔又慈祥的十字架上的光芒，帶著主愛的力量，照亮了我的新房，我的心不再隱藏，完全的擺上。願主愛來澆灌我，在愛中得自由釋放。我願意降服，我願意降服，在祢愛的懷抱中，我願意降服。祢是我的主，祢是我的主，永遠在祢懷抱中，祢是我、祢是我的主。」像一個嬰兒依偎在母親的懷抱中，那麼平靜，那麼安詳，充分飽享著那長闊高深的愛，支取天上來的無窮力量，願意把自己獻上……

「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」。願這燃夢的火花可以成為燎原的烈火，將更多人的生命挑旺，用小小的筆傳遞那厚厚的愛。正如創文會歌所唱：

「去書寫，寫出每一次靈魂的感動；

去接受，接受每一次美麗與哀愁；

去體驗，體會每一回真實的感受；

去擁抱，珍惜每一個曾經的擁有。

讓我們化生命為勇氣，用心靈執筆，耕耘蒼茫大地，使世界綻放生機！」